

劉辰翁集

〔宋〕 刘辰翁撰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南昌

刘 辰 翁 集

〔宋〕 刘辰翁 撰

段大林 校点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8,125 字数46万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500

统一书号： 10110·463 定价： （精）4.52元

出版说明

刘辰翁，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卒于元成宗元贞三年（1297）。他是南宋末年的爱国词人和著名文学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与文天祥相同，刘辰翁也是生活在南宋小朝廷由极度衰弱到彻底灭亡、元蒙贵族由入主中原到统一全国的时代。这个战乱时代的风风雨雨，也必然给刘辰翁的思想感情打上明显的烙印，因而他的作品就表现了自己对国亡家破的感伤和对异族统治的抵触。这种情绪，是一种历史现象，具有特定时代的社会内容，但反侵略、反投降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已得到中国历史上各族人民的赞扬。因此，刘辰翁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肯定的。然而，刘辰翁与文天祥不同，他没有把他的思想感情化为行动，参加到所谓“勤王”和“抗元”的军事行列。原因之一盖为仕途失意。他于景定年间廷试对策，由于触忤权奸贾似道而名列次等，则官运不达自然可想。他连个最小的能掌管军政的地方官也没当上，这一点还比不上谢枋得。原因之二盖为学者气质。他自清濂溪书院山长，后从江东得掌故入修门，虽然时间极短，但也表明他的擅长和情性。后来他托迹方外，正是封建时代纯知识分子的通例。但这些都不掩其爱国精神。

刘辰翁的诗、词、文，在他那个时代应该名列大家。在学术上，他也很有成就。他从文学本身，也就是从艺术表现上批点唐宋名家诗、《世说新语》和对司马迁班固进行比较，就开了我

国文学批评之“评点派”的先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应该占有应得的地位。他的一些序跋，对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也有一定价值。

刘辰翁著作很富，但全集久已散佚。现在流传的是近代江西宜丰胡思敬校刻的《豫章丛书》本《须溪集》、浙江吴兴朱孝臧校刻的《彊村丛书》本《须溪词》。清代中叶流传的《须溪四景诗集》、《须溪记钞》等，现在已很少见。现在合而为一，又从别录、方志蒐集遗文，编为《刘辰翁集》，凡十五卷。除去评点文字外，此集盖为刘辰翁遗著的全集了。

此集的编纂校点者段大林同志，多年从事出版工作，尤善校勘古籍。这次校点，极为谨慎：凡有异文，均出校记；有句读难定者，亦守原貌。这样做，更有益于学术研究，也见治学严谨之风。

江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部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

前 言

刘辰翁，南宋著名文学家、词人和学者。字会孟，号须溪，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生于绍定五年（1232），家穷力学，尝游欧阳守道之门。守道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宋史》称其“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为乡郡儒宗。盖崛起特立，不由依托门户而来，故所见皆出自得”〔注1〕。《宋元学案》的编者黄宗羲还为他专立“巽斋学案”。少年时代的辰翁，很受这位学者的赞赏。宝祐六年（1258），辰翁贡于乡。当时丁大全拜右丞相兼枢密使，辰翁对策，“严君子小人朋党辨”，有司以为涉谤摈斥之，补太学生，而祭酒江万里亟赏其文。景定三年（1262），辰翁目睹贾似道专权，杀直臣以蔽言路，在廷试对策中，极言“济邸无后可痛，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大“忤”贾似道意，泊奏名，理宗亲置之丙第。以亲老，请就濂溪书院山长。关于他在南宋末年的政治生涯，辰翁自己曾写过这样一段回忆：“……穆陵进士十有五年，独尝教授中都百六十日罢，又三年起从庐山公江东七阅月，从江东得掌故入修门四十五日以忧归，归又七年，正当德祐初元五月召入馆，辞未行。十月除博士，道已阻”〔注2〕。这就是辰翁在南宋四十七年的命运。到了德祐二年，南宋朝廷也就灭亡了。最器重辰翁、推荐辰翁的江万里丞相以身殉国，辰翁怀着最悲痛的心情前奔祭奠。从此，遂托迹方外，隐遁不出。在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辰翁象历史上所有志士仁人一样，念念不忘自己国家民族的命运。他对元代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是反对的。在宋

亡后的十八年遗民生活中，辰翁又饱饮亡国之恨，心情又最痛苦。他一生受奸臣排挤打击，正如自己所称“余亦天之不能平者”〔注8〕。他虽才志不得显于当时，但雄文高节永扬于异代。

辰翁不但以鲠直闻名，而且以文章见重于世。他的门人王梦应称“韩欧后惟先生卓然秦汉巨笔”〔注4〕。他的儿子将孙说：“词章翰墨，自先生而后知大家数笔力情性，尽扫江湖晚唐铜习之陋”〔注5〕。元人曾闻礼说：“庐陵自欧阳文忠倡古文为学者师，后百余年而黟讲巽斋先生太博须溪先生相继以雄文大笔，拟于欧尽常苏尽变，由是海内之推言文章者必以庐陵为宗”〔注6〕。元代文学家吴激则谓：“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宋迁江南百五十年，诸儒孰不欲以文自名，可追配五子者谁欤？国初庐陵刘会孟氏突兀而起，一时气焰震耀远迹，乡人尊之，比于欧阳”〔注7〕。这些评论即使有过誉之处，但他们之中有的是和辰翁同时，有的和辰翁时代接近，因而对辰翁作品的评价，是根据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而得出的判断，是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承认，辰翁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高的。

辰翁是一位有造就而又多产的文学家。他的儿子说皇庆壬子（1312）的辰翁文集刻本“为诗八十卷，文又如干”〔注8〕。杨升庵说《须溪集》一百卷。可惜全集散佚已久，明代人已很罕见。清代修《四库全书》时，流传的只有《须溪记钞》和《须溪四景诗集》两种，篇什寥寥。《四库全书》的编者根据《永乐大典》所录辰翁记、序、杂著、诗馀厘为十卷，称《须溪集》“永乐大典本”。同时又将当时同文集及记钞所载不见《永乐大典》者别为钞补。另著录了《须溪四景诗集》四卷。都十四卷。这次所编《刘辰翁集》，收录了辰翁的记、序、杂著等七卷、诗馀三卷、四景诗四卷。另从《永乐大典》、《刘须溪先生记钞》、《刘须溪先生集略》、《江西诗征》、《江西通志》、《吉州府志》、《庐陵县志》等书中搜集辰翁作品三十二篇，作为补遗一卷。总计八百一十篇，其中文二百四十九篇，

诗二百零三首，词三百五十八首。当前已见到的辰翁作品，算是全部搜录了。不过，和最早的《须溪先生全集》相比，数量究竟少，最多不过原全集的十分之一罢了。《刘辰翁全集》的全貌，再也无法见到了，真是一大遗憾。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现存的遗集中看到辰翁在文学上所达到的成就。

读辰翁的作品，首先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是他的爱憎褒贬非常强烈。如《虎溪莲社堂记》、《归来庵记》、《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祭师江丞相古心先生文》、《古心文山赞》、《文文山先生像赞》、《陈礼部墓志铭》等篇，对江万里、文天祥、陈舜卿等忠臣义士反抗元代统治阶级压迫的斗争，给予高度的评价，对他们的崇高品德赞扬备至。如《六州歌头》，对奸臣贾似道丧权辱国的罪恶，作者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在辰翁作品中，无论记事、论理、写物都是有所为而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寄托作者忠爱的情思、眷恋故国的感慨。正如蒋孙所述：“当晦明绝续之交，胸中之郁郁者，壹泄之于诗，其盘礴劈积而不得吐者，借文以自宣，其脱于口者曾不经意，其引而不发者，又何其极也”〔注9〕。《四库全书提要》的编者指出辰翁“于宗邦沦覆之后，眷怀麦秀，寄托遥深，忠爱之忱，往往形诸笔墨。其志亦多有可取者”〔注10〕。近人李之鼎评《须溪四景诗集》时说“其间沧桑之感，故国之思，每流露于字里行间”〔注11〕。这些评语，注意到了辰翁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倾向。辰翁的许多词通过写节序风物抒发了自己感怀时事，悼念故国的深情。如《忆秦娥》（“烧灯节”）、《柳梢青》（“铁马蒙毡”）、《兰陵王》（“送春去”）、《永遇乐》（“璧月初晴”）、《宝鼎现》（“红妆春骑”）、《沁园春》（“春汝归欤”）、《江城梅花引》（“相思无处著春寒”）、《唐多令》等篇，读之令人无限感慨。词学家们把辰翁列在南宋末年爱国词人的首位，认为他继承辛弃疾的爱国主义传统，成为辛派词的后劲，是很公正的评价。

至于辰翁作品的艺术特征，前人有过许多评论。吴澄认为他的文章“淑诡变化”。明人韩敬称其“点笔信腕，自以抒写灵灏，鼓吹风雅，极其魄力所至，左愚溪而右聱叟，他不足方驾”〔注12〕。清人何属乾评辰翁的文章，说：“时而谈玄，忘乎刘之为老也；时而逍遥，忘乎庄之为刘也；或乘风而行，若列子代御也；有摩诘之画意，不必见于诗也；才如长吉，而非近乎思也；忠爱似子美，不悲而歌，不哭而痛也；学兼班马，不能分异同也；语多旷达，如东坡居海岛，而无谪遣之戚也，是三绝益以四绝，九种合为一种也”〔注13〕。清人萧正发则称辰翁为“庐陵第一奇人”，辰翁作品为“庐陵第一奇书”，“先生之为文，无以异于漆园之为文”〔注14〕。的确，读辰翁的文章，感到象先秦时代的文章一样，笔力纵横，变化莫测，特别象庄子的文风。

辰翁的诗，现存的主要是《四景诗集》，本为程试诗，但前人评为“所作皆气韵生动，无堆排涂饰之习，在程试诗中，最为高格”〔注15〕。李之鼎评为“虽近应制体格，然运用典实，发挥题蕴，有尺幅千里之势”〔注16〕。

辰翁的词，清代有名的词家况周颐的品评最为精辟。他说：“须溪词风格道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往往独到之处，能以中锋达意，以中声赴节，世或目为别调，非知人之言也。”〔注17〕又说：“须溪词中，间有轻灵婉丽之作。似乎元明已后词派，导源于此。诂时代已入元初，风会所趋，不期然而然者耶！”〔注18〕。

总的说来，辰翁作品所反映的思想倾向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趋势，顺乎民族的愿望的。艺术上的造诣也是高的，既能博采诸大家之所长，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但应指出，辰翁的少数作品，由于受佛老的思想影响，带有消极出世的色彩，我们在读它时是应注意加以扬弃的。

当我简要叙述了辰翁文学创作上的贡献后，我还向读者介绍

辰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眼光敏锐的评论家、鉴赏家。他对《世说新语》和唐宋名家诗的评论，历来被认为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它仍可给我们借鉴。甚至他作品一条小注，也令人佩服他的渊博。如《百字令》（“少微星小”）自注：“佛以四月八生，见明星悟道，曰：‘奇哉！’即《左传》星殒如雨之夕也。”况周颐认为“此说绝新。须溪赅博，未审于何书见之”〔注19〕。至于纪昀等人认为“辰翁评诗论文，往往意取尖新，大伤佻巧。其所批点《杜甫集》、《世说新语》及《班马异同》诸书，大率破碎纤仄，无裨来学”〔注20〕。那显然是一种偏见，不能算是公正的评论。其实，辰翁开了我国文学批评之“评点派”的先河，他在批评史上的地位是不应抹杀的。

我认为辰翁的文固佳，诗亦佳，词亦佳；辰翁的词应读，诗应读，文更应读。但自他的全集在明代散佚以后，好其文者刻印其文，赏其诗者刻印其诗，喜其词者刻印其词。没有合集印行是一大遗憾。近七十年来，只有中华书局印的《全宋词》收录了辰翁的词集，而其诗文没有新的刊本问世。为了满足古典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的需要，特将辰翁的诗、文、词汇编成《刘辰翁集》，并加以校勘标点。

这次校点，文以《豫章丛书》本《须溪集》为底本，用《刘须溪先生记钞》（清康熙二十五年赏心亭刊本）、《刘须溪先生集略》（清康熙年间刊本）以及《永乐大典》、《南宋文录》、《江西诗徵》、《江西通志》和有关州县志中所收辰翁作品进行参校。词以《彊村丛书》本《须溪词》为底本，用中华版《全宋词》中《须溪词》和清刻本《须溪词》进行参校。《四景诗集》以近人李之鼎所编《宋人集》（丁编）中《须溪四景诗集》为底本进行校点。所有异文，都载诸校记。全书校记达千余条。这些依据的底本，前人都作过较精细的校勘工作，给我这次点校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校点古书，原非易事，何况辰翁之文前人已视为“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

读”〔注21〕。原因，主要是经过六百余年的辗转抄录，“鲁鱼亥豕”，势难避免。这次校点，务持谨慎。凡不能句读者、真伪难定者仍保留原貌。但由于自己学识的局限，谬误一定难免。敬希社会贤达慨予指教，幸甚幸甚！

附注：

〔注1〕引自中华版《四库全书总目》第一六四卷一四〇七页上。

〔注2〕引自《刘辰翁集》第二卷《虎溪莲社堂记》。

〔注3〕引自《刘辰翁集》第六卷《不平鸣诗序》。

〔注4〕引自《四库全书总目》第一六五卷一四〇九页下。

〔注5〕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刘将孙《须溪先生文集序》。

〔注6〕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养吾斋集》曾闻礼序。

〔注7〕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养吾斋集》吴棣序。

〔注8〕同〔注5〕。

〔注9〕同〔注5〕。

〔注10〕同〔注3〕。

〔注11〕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须溪先生四景诗集跋》。

〔注12〕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刘须溪先生记钞韩敬序》。

〔注13〕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刘须溪先生记钞何属乾序》。

〔注14〕见《刘辰翁集》中《附录》引《刘须溪先生集略萧正发序》。

〔注15〕同〔注3〕。

〔注16〕同〔注11〕。

〔注17〕见人民文学版《蕙风词话》第二卷第96条。

〔注18〕见人民文学版《蕙风词话》第二卷第97条。

〔注19〕见人民文学版《蕙风词话续编》第一卷第37条。

〔注20〕同〔注8〕。

〔注21〕同〔注3〕。

目次

卷一 记

临江军新喻县学重修大成殿记·····	(1)
吉水县修学记·····	(3)
南剑龟山书院记·····	(6)
双溪书院记·····	(7)
西昌重修快阁记·····	(9)
大梵寺记·····	(9)
建昌军普润寺记·····	(11)
龙须禅寺记·····	(13)
空相院记·····	(15)
多宝院记·····	(16)
紫芝道院记·····	(18)
南冈寺藏记·····	(19)
临江军闾皂山玉像阁记·····	(21)
善寂大城记·····	(22)
永庆寺记·····	(24)
吉水洞岩朱陵观玉华坛记·····	(26)

卷二 记

长沙廉访司题名记·····	(29)
---------------	------

节斋记	(30)
愚斋记	(31)
太秀洞天买田记	(32)
南剑双峰书院记	(33)
竹坡记	(35)
小斜川记	(36)
秀野堂记	(37)
大隐堂记	(38)
朝阳书堂记	(40)
茶陵陈公俊汲古堂记	(41)
善堂记	(43)
中和堂记	(45)
德熟堂记	(46)
致乐堂记	(47)
彭希吕亦乐堂记	(49)
后隆堂记	(50)
玉笥山清音堂记	(51)
静逸堂记	(52)
二乐斋记	(53)
节庵记	(54)
意乐记	(55)
西山云壑记	(57)

卷三 记

社仓记	(59)
兰玉书院记	(61)
蹊隐堂记	(63)
梅轩记	(65)

存厚堂记	(67)
泉山记	(68)
安斋记	(70)
本空堂记	(71)
心田记	(72)
虚舟记	(74)
玉窗记	(75)
印洲记	(77)
同元亭记	(78)
永新贺氏梯云楼记	(80)
朝仙观记	(81)
虎溪莲社堂记	(84)
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	(85)
南康军昭忠禅寺记	(87)
归来庵记	(89)
灵应庙记	(90)
汲古堂记	(91)
生意堂记	(93)
济庵记	(94)
本泉堂记	(96)
休岩耐隐记	(97)
庐陵县学立心堂记	(99)

卷四 记

吉州龙泉县新学记	(102)
吉州重修大中祥符禅寺记	(104)
吉州能仁寺重修记	(106)
南冈禅寺记	(108)

紫极宫写韵轩记·····	(110)
玉真观记·····	(112)
江村记·····	(113)
东乐记·····	(115)
极高明楼记·····	(116)
读易堂记·····	(117)
吾庐记·····	(118)
山圃记·····	(120)
武冈军沅溪书舍记·····	(122)
吉水义惠社仓记·····	(123)
万安县舜祠买田记·····	(126)
武功寺记·····	(128)
玉笥山承天宮云堂记·····	(129)
灵威庙记·····	(131)
吉州灵护庙新宮碑记·····	(133)
清慎堂记·····	(136)
山窗记·····	(137)
乐丘记·····	(138)

卷五 记

凤鸣山记·····	(141)
晚圃堂记·····	(142)
湖山记·····	(143)
岂畦记·····	(145)
古山楼记·····	(146)
戒冈重兴院记·····	(148)
建兴庙记·····	(149)
安远亭记·····	(151)

习溪桥记	(152)
核山堂记	(155)
玉湖记	(156)
敏斋记	(158)
芷堂记	(159)
静见堂记	(161)
逍遥游庵记	(163)
介庵记	(164)
山心记	(166)
芴林记	(167)

卷六 序、题跋、说、赋

松声诗序	(170)
长沙李氏诗序	(171)
赵仲仁诗序	(172)
不平鸣诗序	(173)
赵信之诗序	(173)
欧氏甥植诗序	(174)
连伯正诗序	(175)
程楚翁诗序	(176)
辛稼轩词序	(177)
郭兼山冲晦中庸说序	(178)
送人入燕序	(179)
王氏族谱序	(180)
北韵序	(181)
孝经集注序	(182)
赠周秋阳序	(183)
赠倪生谋屋序	(184)

赠尹方亨入蜀序	(184)
赠采诗生序	(185)
赠宋司狱序	(186)
赠李生谈星序	(187)
赠萧清可序	(188)
赠周仪之入燕序	(189)
赠郑简卿序	(190)
赠琴泉陈生序	(191)
赠潘景梁序	(191)
赠三同孔子序	(192)
赠韩道录序	(193)
赠徐心易易数序	(194)
赠廉监司序	(195)
甘定庵文集序	(196)
刘次庄考乐府序	(197)
曾季章家集序	(198)
送段郁文序	(199)
泰和胡氏族谱序	(200)
吴氏族谱序	(201)
萧禹道诗序	(202)
胡仁叔诗序	(203)
刘孚斋诗序	(204)
陈生诗序	(204)
陈宏叟诗序	(205)
秋风图序	(206)
赠胡圣则序	(206)
赠星度郭大观序	(207)
题刘玉田选杜诗	(207)

题宋同野编杜诗·····	(208)
题王生学诗·····	(209)
题刘景信诗·····	(209)
跋白廷玉诗·····	(210)
语罗履泰·····	(210)
评李长吉诗·····	(210)
评汉史·····	(211)
经说·····	(211)
东桂堂赋·····	(212)

卷七 墓志铭、杂篇、古近体诗

黄纯父墓志铭·····	(214)
丁守廉墓志铭·····	(218)
萧寿甫墓志铭·····	(220)
鞠华岩墓志铭·····	(222)
陈礼部墓志铭·····	(223)
乐丘处士墓志铭·····	(226)
古愚铭·····	(229)
祭师江丞相古心先生文·····	(229)
丞相葬哈岱美棠碑文·····	(231)
答刘英伯书·····	(233)
乞致仕牒 代卢肇·····	(235)
至圣像赞四则·····	(236)
老子像赞·····	(237)
病维摩赞·····	(237)
庄子像赞·····	(237)
古心文山赞·····	(237)
滕玉霄赞·····	(237)